

安息！安息！安息！

張重輝 神學 (S.T.D.) 博士 (Ph.D.)

2017年7月23日

本文章採用共享創意(CC) 署名-非商業性-禁止衍生 3.0 香港授權條款授權

為義受迫害的人有福了！

劉曉波出生於中共暴政之下，少年時經歷了文革的摧殘，到改革開放時期，他追隨良知輕柔的呼喚，尋求真理與民族的救贖，純真地以為國家終會走上光明、自由的康莊大道。可是，他碰上的當權者卻大多是竊國賊，初時以為用和平與理性便可說服他們，豈知那好幾個當權者已立心竊國役民，要把整國家變成他們的私有財產。你一番好意進言：「獨樂樂不如與眾同樂」或「民主雙贏」，他們都置之不理；你進而要求公義和憲法所賦與的權利，便把你關進監牢。

你的罪名是「我沒有敵人」，而你妻子的罪名則是「為了愛」。這些都不是等閒的罪，在邪惡的國度裏，它們是不得赦免的死罪！竊國者聽到你的最後陳述，真的無名火起三千丈，決意照著你陳述中所相信或經驗的美好事物，逐一蹂躪蹂碎。於是下令半人半獸虐待你們，更以人倫之愛為武器，孤立你們，要完美地摧毀你們的良知，然後勒令你們公開說謊，打倒善良的我，以警戒中國剩餘無幾有良知的人，不要再做「趣人」。你以為一個人犧牲了，能喚醒整個民族的良知，還是值得的。

可你死了，不但看不見這個民族的良知被喚醒，還有些所謂知識分子說你是賣國賊，死有餘辜。中共更誇誇其談，說連國際社會也沒有太多理會你。你能安息嗎？你的死，可算保存了你個人的自我與良知，不過，有必要這麼痛苦去證明自己人格的完整嗎？用你自己的話說：「這樣的考驗豈不是過於殘忍了嗎？」你能安息嗎？你的妻子還在中共手上，看來邪惡的政權不會放過她，跟你一樣，最終要被獻在用謊言築成的祭壇上。你能安息嗎？

上帝用道（理性）與靈（能和物質）造成一個有魂（自我意識）的人，他的身體與靈魂既受著各種限制，也可以受到傷害，甚至死亡。殘暴的統治者利用人的限制來操控人民，把肉體和心靈的刑罰加諸反抗暴政的人身上。那些善良的人為了順從良知的召喚，就要承受極大

的壓力和痛苦。愛是人最需要的東西，亦成為統治者最重要的操控工具。上帝愛，願意為罪人死。這愛多麼偉大！上帝是無限的，人是有限的。有限的人在苦難中仍堅持去愛，在道德上豈不等同上帝，甚至超越上帝！有限的人被造，在能力上永遠不能超越造他的上帝，可是造物者卻留下了一個空間，讓受造物在道德上有可能超越祂。愛是永不止息的，去愛的人便知道有永生。暴政可以把一個人殺死，把他燒成灰燼，再把骨灰撒到大海中，令他的DNA再無法識別，自以為這樣便可以把一個人完美地毀滅。然而，可以把他的著作完美地清除嗎？可以把他的音容從他朋友的記憶中完美地刪去嗎？就算真的可以，憑著愛，我們相信上帝不會讓這麼有價值的記憶消失，祂一定會把這人的一切記憶珍藏，亦在祂裏面保存他的自我，等到大審判後，便會給他一個新的身體，送他到一個更美的星球，讓那美好的記憶延續下去。在那裏再沒有獨裁的壓迫者。這是愛給我們的盼望。曉波，你安息吧！

劉曉波以大愛愛中國；劉霞愛劉曉波，則是較狹義的男女之愛；二人同樣經歷極度的折磨和痛苦。為甚麼他們要遭遇這麼殘忍的考驗？有些神學家因而下定論說，一是上帝並非無所不能，一是祂並非仁慈。其實，還有第三個可能：上帝按著祂的形象造人，祂是自主的，所以人也是自主的。人有自由意志，亦擁有一個身體，他可以按他的自由意志和身體的限制做事——好事可以，壞事也可以。假設上帝只讓人自由地做好事，卻制止他做壞事；或只容忍他做小壞事，卻阻止他做大壞事，這樣，上帝便很兒戲了。何時給，給多少，隨祂解釋，將人看成小孩，沒有真正給人自主。人與畜類之別，就在於上帝的形象，這形象極其可貴，人值得為它付上任何代價。我們要記住，殘忍不是出於上帝，而是來自人自己的選擇，人既選擇了邪惡，盜取了絕對的權力，就用盡各樣殘酷的手段戕害他人。相反，棄絕邪惡，堅持良善，忍受迫害到底的人，他們善用自由意志，配得稱為人。曉波，你安息吧！

義人的死，上帝必不輕看。不過，犧牲的果效卻因人而異，端視乎這個人的神聖程度和身處的時代。不少人效法基督捨身救人，但基督的捨身救贖了全人類，這並非義人可以做到的。大眾是否被喚醒，除看義人的善行外，還須看聖靈感動人的深度和時間的長度。在不同時代，聖靈有不同的工作。在末世時期，則只能有殉道者而沒有英雄。殉道的意義在於人嚮往一個更美好的家園，願意率先付出性命來建造它。耶穌對殉道者的評價是：「天國是他們的。」縱使劉曉波的犧牲沒有喚醒一個中國人，但在上帝的國度裏，卻標示著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。曉波，你安息吧！